



眞  
繫

ル 5  
3254  
28



凡 5  
3254  
28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七冊

爨道慶 劉宋甯州從事同樂縣人

甯州刺史邛都縣侯爨府君碑

呂凱 蜀漢陽遷亭侯永昌郡人

答益州渠帥雍闓檄

異牟尋 南詔國王大理人

寄西川節度使韋皋書

滇繫書目 藝文目錄

昭和十七年  
六月三日  
東京

鄭回 南詔清平官鄭買嗣之祖

德化碑

楊一清 明大學士安甯人成化壬辰進士

請修邊牆疏

薛繼茂 御史保山人萬曆癸未進士

請立皇儲疏 請立皇儲第二疏 請親祀郊廟疏

王元翰 給事中甯州人萬曆辛丑進士

直陳天下受病疏 輔臣支吾求退援引亂真疏 聖躬

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政本虛人延推難緩疏

時事日弊天聽轉高疏 枚卜斷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

疏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非人疏 防奸大典一日決裂

疏 滇患孔棘慮切維桑疏 滇民不堪苛政疏 陋撫

生事疏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災異重大加

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

早疏 賢令為民被逮疏 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耻疏

傅宗龍 總制昆明人萬曆庚戌進士

滇疆危迫請旨發帑拯救疏

楊棟朝 給事中劍川人萬曆癸丑進士

會參魏忠賢疏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劉宋舉道慶甯州刺史舉府君碑

君諱龍顏字仕德建甯同樂州人其先世則少昊顓頊之  
元胄炎帝祝融之眇胤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  
夏后之盛敷陳五教勳隆九土純化洽于千載仁功播於  
萬祀故乃耀輝西岳炳靈郢楚子文銘德於春秋班朗紹  
蹤於季葉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遙中原班彪刪定漢記  
班固述修道訓爰暨漢末菜邑於舉因氏族焉姻婭構於

公族振纓蕃乎王室迺祖肅魏尚書僕射河南尹位躋九  
列舒嗣中朝遷運庸蜀流薄南入樹安九世千柯繁茂萬  
葉雲興卿望標於四姓逸冠顯於上京英豪繼體於茲而  
美祖晉甯建甯二郡太守龍驤將軍甯州刺史考龍驤輔  
國將軍八郡監軍晉甯建甯二郡太守追謚甯州刺史邛  
都縣侯金紫累跡朱轂充庭君承尚書之元孫監軍之令  
子也容貌瑋於時倫貞操超於門友溫良冲挹在家必聞  
本州禮命主簿不就三辟別駕從事史正式當朝靖拱端  
右仁篤顯於朝野清名扇於遐邇舉義熙十年秀才除郎

中一麾西鎮遷南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甯太守剖符本  
邦衣錦書遊民歌其德士詠其風於是貫伍廊朝本州司  
馬長史而君素懷慷慨志存遠御萬里歸闕除散騎侍郎  
進無休容退無愠色忠誠簡於帝心芳風宣於天邑除龍  
驤將軍試守晉甯太守軺車越斧金章紫綬祭戟幢幟襲  
封邛都縣侯歲在壬申百六邁疊州土擾亂東西二境凶  
豎狼暴緬戎寇場君收合精銳五千之衆身伉矢石撲碎  
千計肅清邊隅君南中磐石人情歸望遷本號龍驤將軍  
護鎮蠻校尉甯州刺史邛都縣侯君資英雄之高略敦純

懿之宏度獨步南境卓爾不羣雖子產之在鄭蔑以加焉  
 是以蘭聲既暢福隆後嗣者矣自非愷悌君子孰能若斯  
 也哉昊天不弔寢疾彌篤享年六十一歲在丙戌十二月  
 上旬薨黎庶痛悼宋夷傷懷天朝遠感追贈中牢之饋也  
 故吏建甯趙次之巴郡杜長子等仰懷仁德永慕元澤刊  
 石樹碑褒尚休烈其頌曰

巍巍靈山峻高迢遼或躍在淵龍飛紫闥邈邈君侯天姿  
 英哲縉紳踵門揚名四外束帛戔戔禮躬交會優遊南境  
 恩沾華裔撫伺方岳勝殘去殺悠哉明后德重道融綢繆

七經騫騫匪躬鳳翔京邑曾閱比蹤如何不弔遇此繁霜  
 良木摧枯光暉潛藏在三感慕孝友哀傷銘邇元石千載  
 垂功嗣孫碩子等仰尋明訓控勒在三仲秋七日登山采  
 石樹立元碑表殊勳於當世流芳風於千代故記之字本原碑  
 碑在陸涼州蔡家堡滇中石刻此惟最古文亦清腴雅  
 暢喜無阨隅曳落之習爨比今已無傳未識改爲何姓  
 尚希博考者有以教我也師範記

蜀漢呂凱答益州渠帥雍闓檄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里悲悼臣妾大小莫不

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  
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  
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未乎昔舜勤民事隕  
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  
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  
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  
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  
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  
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業與衆無忌錄功志

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迹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  
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  
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  
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熟察  
焉

純以至性結成不假修飾而氣味自古此出師表陳情  
表之亞也以冠滇文凜凜如生

南詔異牟尋貽章臬書

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爲

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  
由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  
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  
降覺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  
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  
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於鄙敝邑不堪利羅式  
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  
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  
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

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  
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  
其位拓跋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  
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  
信節皆送蕃廷雖知申夏至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  
難忍也會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  
化吐蕃詐結百情懷惡相戕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欵天  
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  
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強此西南隅



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

老實說來極傾心吐膽之誠只世爲唐臣一語便覺鬚眉皆動

南詔鄭回德化碑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旣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甯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觀宜撫衆退不負德進不慙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擢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

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卽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旣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干贈特鐸稍驅瀘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

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  
逆大隊固請自征志在埽平梟子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  
稍盡獲寶物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祲制使奏聞酬  
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卽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  
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  
天寶八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  
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旣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  
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  
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駕

都督竹靈倩置府東巒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被  
南甯州都督巒歸王昆州刺史巒日進梨州刺史巒祺求  
州巒守懿螺山大鬼主巒彥昌南甯州大鬼主巒崇道等  
陷煞竹倩兼破安甯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  
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巒畏威懷德再置安甯其李宓忘  
國家大計躡章仇詭蹤務求進官榮宓阻扇東巒遂激崇  
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  
乃命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  
甯再和諸巒而李宓矯僞居心尚行反閒更令崇道謀煞

日進東舉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  
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  
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  
我違背賴節度郭虛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  
崇道因而亡潰又越雋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  
舊識風宜表奏請爲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  
是漢積讐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  
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閒我一也崇道蔑盟  
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宿欲令讐我三也應與我惡

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  
藏器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  
度務欲傲我六也於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察降  
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陀共掩  
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  
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卽差軍  
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瑕雖布腹  
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  
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是差大

軍將王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  
時序尚仁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  
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進安南都督王知進  
自步頭路入旣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誠師徒四  
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羣全  
拔虔陀飲醜寮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  
移置猶爲後圖卽便就安甯再申哀懇城使王克昭執惑  
昧權繼違拒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曲  
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與雲

南錄事參軍姜如之齎狀披雪往因張卿讒構遂令番漢  
生猜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相導儻若  
蚌鷸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二城  
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劫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款  
至於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吐發唯言屠戮行使  
皆被詆阿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西欲  
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墀叩首流血曰我自古及今  
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  
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切山

川黯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霽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卽吾讐也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召率伍擱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卽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軍將段全葛等於邱遷和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旣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

傳舊大酋望趙佗鄧楊傳磨佗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勳効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駝馬牛鞍等賜爲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破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竒俊帥師再置姚府以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爲後

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光乘等神  
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  
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御  
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遜惣秦隴英豪兼  
安南子弟頓營隴壩廣布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  
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毘舍之野  
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遼川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  
來救已至巴躡山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  
競衝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

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衄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  
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  
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  
劍贊普差御史贊郎羅於惹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  
惡務除本越篤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  
命卽遣大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王  
遷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於藩從昆明路及宰相倚  
祥葉樂節度尚檢贊同伐越篤詔親帥太子潘圍逼會同  
越篤固拒被僇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

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置越雋以楊庭璉爲都督兼固  
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令更置越雋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  
成滋蔓旣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制  
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等與軍將欺急厯如數道齊入越  
雋再埽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兵印部而  
漢將大奔廻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世不乏賢  
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略未足多也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  
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聲教所不及義皇  
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十一年

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  
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  
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和鮮望風而至且安甯雄鎮諸巒  
要衡山對碧雞波環碣石鹽池鞅掌利及牂牁城邑綿延  
勢連戎棘乃置城監用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  
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  
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  
川置拓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頒  
告所及翕然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

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  
利興功事協神衷有如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  
危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業鴻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  
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分九  
等闡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  
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瓦  
塞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易  
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蕩蕩之  
恩累沾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憑隘起堅城

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賤天馬生郊大利流  
波濯錦西開尋傳祿卹出麗水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  
瑟之寶南荒渰湊覆詔願爲外臣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  
境建都鎮塞銀生於墨鬣之鄉候隙省方駕憩於洞庭之  
野蓋繇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  
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遐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  
泰乃能驥首叩南平眸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  
聖神天地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  
霜風下而四海颯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



海亾冊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尋銓等咸曰有  
國而致理君王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  
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記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  
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蓋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鐘  
銘代襲百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世賴先君之遺  
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無贊  
於周詩志効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實曰鴻徽自  
顧下才敢題風烈

其詞曰降祉自天福流後孕瑞應匪虛正祥必信聖主分

憂遐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兼瓊秉節貪榮構亂開  
路安南攻殘東爨竹倩見屠官師潰散賴我先王懷柔伏  
叛祚不乏賢先猷是繼郡守詭隨貶身遐裔禍連虔陀亂  
深豎髮殃咎匪他塗豕自殪仲通制節不詢長久徵兵海  
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白刃相守謀用不臧逃師夜走漢  
不務德而以力爭與師命將置府層城三軍往討一舉而  
平面縛羣吏馳獻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水戰陸攻援  
孤糧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繇故設贊普仁  
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揮我兵戎攻彼郡縣越

海東  
嵩有征會同無戰雄雄嫡嗣高名英烈惟孝惟忠乃明乃  
哲印瀘一掃軍羣雙滅觀兵尋傳舉國來賓巡幸東爨懷  
德歸仁碧海效祉金穴薦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土宇克  
開煙塵載寢轂擊犁坑緝熙羣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  
留萬代之基倉貯九年之廩明明贊普揚干之光赫赫我  
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業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辨  
稱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魚潤深瓊玖德以建功是謂不  
朽石以刊銘可長可久

大理城南太和村有巨石仆地俗呼爲磨刀石王方伯

和訪得搨數紙歸仍覆而掩之故知者絕少後李觀察  
亨特建亭移貯遂使千年古蹟不致消蝕厥功亦偉矣  
哉駢體中能貫以單行之神其抑揚頓挫處全自左國  
得來丁卯八月師範手記

明楊一清請修邊牆疏

臣查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  
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  
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延璋築邊牆綿亙二百餘里  
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

邊備疎牆塹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歲侵掠都御史史琳  
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  
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  
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  
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  
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  
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  
附整飭韋州以遏外援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  
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

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  
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  
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  
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  
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  
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  
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于無策也  
公關中奏議四十卷已搜入四庫館蘇亭袁十三曾于

杭州購得明板刊本財力少裕擬重梓之茲錄此疏于  
卷首公之經濟已略見一斑矣師範記

薛繼茂請立皇太子疏

爲祖訓本極分明議者不宜妄執懇乞聖明虚心細釋以  
全大信正國本釋羣疑事臣聞君之大寶曰位又聞君之  
大寶亦曰信一政一令且當信如四時以便臣民之守况太  
子天下之本冊立至大之事節年諸臣遵屢朝事例陸續  
上請皇上許于二十一年舉行中外華夷無不傳誦兩京  
大小之臣亦恪守明旨不敢瀆擾者謂皇上一言旣出萬

萬無復易之理豈期事出意外臨時改移執祖訓立嫡之  
文創三王併封之議聖諭一下觀者駭目聞者寒心光祿  
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汝堅不暇致詳祖訓淵微  
之旨倉忙抗疏無以啟發宸聰使皇上法祖盛心反成過  
舉而禮部尚書羅萬化等曲爲解說謂有嫡有庶萬不可  
舍嫡而立庶亦甚非祖訓本意臣恭閱祖訓一書有綱有  
目立嫡一款列於法律項下法律共一十五條首條係皇  
太子自第二條至第十五條皆言王國之事立嫡本條尤  
大彰明較著無纖毫可忽何諸臣不加詳察而直爲此紛

紛也臣請爲皇上解之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繼  
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  
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使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  
位朝廷卽斬奸臣其三年朝覲並如前式此分明爲朝廷  
乏嗣取藩王以繼天位者云爾所謂嫡庶蓋就藩王宗派  
而辨所謂奸臣蓋指建議迎立庶王者而言若謂祖訓爲  
皇太子發則本條之首不宜曰兄終弟繼本條之末不宜  
曰三年朝覲宮中庶子何爲勿動非謂藩王離國而來乎  
事在宮中何爲遣使非謂自藩國遣使而報朝廷于太祖

以神武定天下爲貽謀計至深極遠親作祖訓大書揭於  
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其書始成  
字字句句皆從肝膽中流出豈故爲文理隔塞如今之所  
云耶果如今之所云是分嫡庶於皇太子也則何爲不列  
於首條皇太子之次顧混雜於第十四條且無皇太子下  
文不云若有皇太子須立嫡母所生而又參以兄終弟繼  
三年朝覲字樣今後人難以解悟且御序曰凡我子孫欽  
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其叮嚀  
囑訓如此豈失於檢閱致以無皇太子有皇太子混爲一

條耶豈翰林編輯禮部刊行通不覺其謬矣訛舛耶本條前十二條後一條皆言王國事宜而以皇子錯簡其中尊卑之分固如是耶則本條專爲無皇子而取藩王以繼天位方有嫡庶之說以防爭競極爲彰明較著故列聖相承雖皇子不出於中宮而儲位惟定於立長豈皆背違祖訓不遵耶獨武宗無皇子而取世宗纘承宗祧兄終弟繼正與祖訓有合可爲明證太祖英明神聖爲子孫備萬一之慮嗟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惟嫡庶既定一時諸王無有爭者皇上豈無皇子者耶祖訓昭諸日星非若諸子百家

之言可以穿鑿附會爲也皇上試取而觀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太祖在天之靈必陰啟宸衷如耳提面命然自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譬之炎渴之際得飲清涼之泉也孟子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皇上卽位以來無一事不期法祖而建儲一節關係宗社安危祖訓本極分明却乃故爲執拘泥其文而失其意臣恐聖諭所謂無端受誣不在陛下而在太祖也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祖宗志事之未便者子孫且當委曲變通不可拘泥况祖

訓彰明較著如是作意生疑故與相左傳之史冊播之外  
夷垂之後世皆相謂聖諭與祖訓相背而馳何辭以解在  
廷諸臣皆當有讀書不識字之譏矣故聖諭曰他日中宮  
有出將遵祖訓耶將背祖訓耶臣則曰皇子而分嫡庶是  
祖訓本文耶非祖訓本文耶皇上天縱聰明一覽自見不  
待臣之嘵嘵也至若元輔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  
嫡母尤爲欠妥夫禮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也今本無嫌  
疑本無猶豫而多方遷就愈益支離皇后正位中宮與皇  
上爲敵體天下之子皆其子也諸妃嬪之子皆其子也

斯之詩美后妃不忌妬而子孫衆多思齊之詩亦曰太妃  
嗣徽音則百斯男豈必皆嫡之所出耶况大明律凡庶母  
所生者以庶母爲生母以夫之正妻爲嫡母是皇長子已  
有嫡母矣何必拜認而後爲嫡母耶矧皇長子初生已經  
頒告天下咸知主器之有人今一旦引無皇子之條疎遠  
臣民驚疑惶惑不知當作何狀萬一藩服動搖奸雄睥睨  
其害可勝言耶翦桐封弱弟而史佚進規舉火戲諸侯而  
周祚衰削王言作令詩譬之於綸縉易比之於風雷自食  
其言是爲反汗皇上近來飭邊防而邊防益弛修吏治而

吏治益貪禁驛遞而驛遞益濫正文體而文體益怪一詔之布咸謂虛文一令之頒旋成故紙臣嘗私恨竊嘆今觀冊立明旨條定條更無惑乎臣民之玩而不遵也抑臣聞平居有直言極諫之臣斯臨難有扶節死義之士噤拜叛逆皇上責穆來輔隨府以不死而朱維京王汝堅抗言救正又目之爲奸臣非所以定諸臣之趨而成交泰之美唐虞氣象諒不如斯伏乞皇上以祖訓爲必可遵以詔旨爲必可信近日諭旨之異於祖訓者作速收回免至傳播仍將王汝堅朱維京召回復職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原欲法

祖本無成心大典旣明浮言自息正諭旨所謂光明正大之體詩稱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當述之爲皇上頌矣孔子曰佞者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臣何敢爲佞以欺君父不過繹祖訓之本旨破膠柱之羣疑若臣所言與祖訓不協則臣卽奸臣願陛下明告太廟斬臣之首以謝天下臣含笑以見祖宗亦有餘榮爲此不揣冒昧直指具奏無任隕越待罪之至薛繼茂請立皇太子第二疏

爲成命久頒改期羣情未協懇乞聖明及時冊立以信綸



音以重國本事臣往年見諸臣以儲位久虛疏請冊立皇  
上厭其激聒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斷自宸衷天下傳信是  
二十一年已爲改期矣禮部臨時上請或有三王並封之  
旨人言蠲起歸咎輔臣謀國無狀一疏則奉旨云姑待數  
年答諭失詳一疏又奉旨云姑待一二年此固皇上以嫡  
嗣爲重而不以改旨爲嫌臣等敢不仰體但稽之古今揆  
之事勢終有不容默者謹爲皇上陳之漢儒賈誼通達國  
體而其論三代有道之長必曰輔翼太子是太子爲天下  
安危之本而豫教爲青宮毓德之資易稱長男記稱元子

語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載籍所傳亦未嘗分晰嫡庶但  
於太子而立之早以絕釁端教之豫以養君德而已耳自  
太祖開基成祖繼體一代家法聖聖相承或於卽位初年  
或當皇子弱質無不亟舉大典慎簡端人有道之長媲美  
三代其是否嫡之所出載在累朝玉牒可以考證使祖訓  
立嫡之文果爲皇子而發則列聖當遵之以待嫡而早立  
豫教何若是之汲汲耶前禮部主事董嗣昌請豫教皇長  
子早爲出閣讀書以何爲名隨有冊立豫教於二十一年  
一併舉行之命非豫教則其德不進非冊立則其教無名

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二齡情竇日開聰明日啟導之以善則智導之以邪則愚譬之湍水初分可清可濁置師授學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臣等前見聖諭首則曰長幼已有定序末則曰無嫡立長一時未考故典與輔臣王錫爵等偶爾晤語咸謂嫡子雖云有待長幼本自分明似不妨併封以爲講學之地後繹祖訓既無皇子必嫡之條厯考本朝又無三王併封之例臣愚私慮人有同心章疏紛紛激聒聖聽皆歸罪於元輔夫元輔家居則天下有二十一年舉行之望而元輔甫至則皇上有再待數年冊立之辭遂至

元輔不安悔悸交集去食廢寐日夜疚心倉皇失圖露章自劾皇上走召數次敬禮謂何而使元輔有不安之意元輔舍母而來急公謂何而使天下有委咎之言臣等初見聖諭之時智疎識淺不能啟元輔執奏以成其誤臣等與有罪焉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古人責子不辨魯魚不好紙筆一介之士且欲其子之賢也如此况皇子哉嫡子一日未生則皇長子一日不立皇長子一日不立則豫教一日不行輔導無人習與智長日濡耳染嗜欲潛滋皇上愛子至情出於天性豈不欲成其爲聖爲賢耶嫡之有無所

出不可知之數也皇長子之睿質正開不可失之時也待不可知之數廢不可失之時分寸光陰神禹所惜陛下每事法祖而祖訓有云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今舉朝人心不待會議皆謂皇長子決當早立豫教矧皇上已有一併舉行成命及今議舉可以信詔令可以慰祖宗可以安人心可以固國本質之載籍而不謬施之輔臣而有光臣等亦可免爲賈誼所笑行一事而衆善備皇上何憚而不爲耶臣等非不知皇上篤眷中宮慎重主器而人心所屬天意可知爲此不揣冒昧干犯宸嚴伏乞皇上速賜

裁察宗祖幸甚天下幸甚

薛繼茂請親祀郊廟疏

爲聖躬靜攝已愈郊廟遣代無名昧揭愚忱冀光聖德事臣連接邸報見太常寺爲十月初一日享太廟冬至祭天具本請聖駕親祭俱奉聖旨遣公徐文璧恭代臣且喜且愕喜者何往時皇上遣官代祭或爲動火眩暈或爲手足酸軟明載勅旨今此二次未見聖體違和之狀臣是以喜也愕者何聖體旣無違和而郊廟大祭仍前遣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將謂皇上不敬天地不敬祖宗臣是以愕也

敢以遣代必不可之故爲皇上陳之今夫人君總攬萬幾臣妾億兆號稱至尊然非君爲尊而天下無復有加之者也上而有天地焉君則天地之宗子也前而有祖宗焉君則祖宗之後人也天地祖宗非直尊於君而已也凡人君之威福玉食崇高富貴莫非天地之所與祖宗之所貽當一起居一飲食而不忘天地祖宗之賜乃可以安於其心先王深達天人之理識鬼神之情制爲祭典俎豆之文趨踰之節皆有精意天子親耕以爲粢盛后妃親蠶以爲衣服不待祭而已虔矣是郊焉而天地假廟焉而鬼神饗幽

明契合休祥駢臻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必曰吾不與也如不祭蓋一念誠敬由心而生無形無聲精氣相感非若有形之物可使他人致之有聲之言可使他人傳之也皇上仁孝天植嗣服之始郊廟必親時和年豐海內禋福邇年以來以遣代爲常視如固然恬不爲怪臣嘗讀祖訓一書太祖所以教爲萬世子孫者也內言風雲雷雨之神亦不可以遣官代祭我朝祀太祖以配天而遣官以代毋論天之享否而太祖在天之靈不將以爲非訓乎太廟遣官以代太祖不將謂子孫之視我不如風雲雷雨之

神乎其不可一也方初之遣代也明言聖體違和卽天地祖宗未必見信而遣官有名以代攝祝史有據以鳴詞今無故遣代豈所謂頭目眩暈手足酸軟者至今猶未愈乎天地祖宗何從知皇上前疾之未愈諒之恕之而姑臨其祭乎其不可二也中庸述武王之達孝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必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明矣遣官人臣耳居然對越天地揖讓祖宗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安有人臣而可以冒君父踐其位而行其禮奏其樂者乎一之已甚況至於再至於二四因久假而不歸乎其不可

三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遣官代祭彼卽竭誠致敬於皇上何與焉我飲我食而能使他人醉飽者未之有也旨云遣之恭代乃彼之恭而非皇上之恭也玉帛鐘鼓總屬虛文其不可四也皇上之遣代也猶曰不能親往而託以致之也至於飲福受胙乃天地祖宗所以惠皇上者酒入遣官之口胙入遣官之手豈天地祖宗亦嘗曰託以致之於皇上乎不託以致之於皇上則天地祖宗何愛於遣官而惠之以天子之福胙乎其不可五也古云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故季氏旅

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非其所當祭神必不享也遣官於天地祖宗何啻非類而已天地必曰此非吾子也祖宗必曰此非吾嗣也是何人也者不罪其僭越足矣而又享其祭曾謂天地祖宗不如泰山乎其不可六也成周郊天詩曰其香始上帝居歆而必曰卬盛於豆於豆於登卬者我也咏文王之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而必曰肅肅在廟在者躬親之謂也今遣官至止於郊壇而皇上流連於杯酒遣官駿奔於祖廟而皇上高臥於椒房儀文度數全不相干意氣精神貌不相涉

卬盛豆登肅肅在廟者固如是乎上帝必不屑於居歆宗公必難免於恫怨其不可七也記曰惟賢者能盡祭之意賢者之祭必受上福蓋幽明感應必然之理也今有主人延請賓朋不自欵待而子姪代之賓朋必以主人爲妄自尊大視我等爲伊子姪行輩怒而去之矣在廷諸臣及御前寺宦無故偷安而倩人代事於皇上必以爲欺罔而誅之矣天地至尊也祖宗至親也而屢次遣官代祭尊者褻而親者疎非祭之義也四方之水旱兵荒內庭之雷冰災異皆天地祖宗示警於皇上而况受其福乎其不可八也

古者與祭之臣必選於澤宮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者而後用之故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徐文璧者位列公階行同市井猥鄙疏慵之貌酒色貨利之徒其揖也如坐而不能俯其拜也如眠而不能興果峩峩之髦士歟卽與祭且不可使之主祭雖膝行肘步亦不足以格天地祖宗之心也且遣代之事自古未聞惟堯將授舜以天下乃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可爲法乎其不可九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瀆祭不欲疎疎則忘中庸謂郊社以祀上帝禘嘗以祀乎其先明其義者治國如視諸掌蓋人君以仁

育天下以孝治天下以仁育天下必反其所始而其意始真以孝治天下必實有諸身而其化始達故古之爲仁人孝子者隨時隨事而不敢忘也今以遣代爲常不惟在遣官則僭之數而爲瀆在皇上則躬之疎而爲忘而以此爲訓何以教天下之爲仁人爲孝子哉其不可十也皇上聖明之資仁孝之性而以遣代之舉有此十不可之過恐天下後世謂皇上惟知有己之尊而不知天地祖宗之尤尊於己此臣之所惜也今夫人血氣旣衰精神憊耗嬾於交際惡聞人教不足怪也皇上春秋鼎盛如日之方升川之

方至朝講久廢而不御郊廟屢代而不親既有風寒暑溼  
之稍侵飲食起居之稍違不爲大恙靜攝數日便可勿藥  
何其久而不出也此臣之所未解也夫朝講猶曰臨臣民  
也且不可不勤也况郊廟何事而習於遣代皇上之心安  
乎遣官之心安乎卽皇上之心果安於此遣官不得已而  
從皇上之命其對越駿奔之頃良心發見必不以爲己之  
當然天地祖宗臨之在上慚惶踧踖懼有罪愆方將自禱  
自救之不暇而暇代致皇上之恭敬耶管仲曰晏安酖毒  
不可懷也皇上溺於晏安不親大政中外隔越止寄國家

咽喉命脉於一紙之章疏羣臣不得望見顏色而察於細  
故苛於小臣以示精明雲南金兩則辨其賾色之不足大  
傷萬乘至尊之體銓部推用一二廢罪則株連擯斥全無  
愛惜人才之心欲許倭封貢則好大而喜功雖遣官賑貧  
亦帝王之小惠曷若臨朝廷御講幄敷求經濟之宏猷敬  
天地孝祖宗永迓休祥之景貺哉古之人君東封泰山迨  
我世宗遠謁陵寢報本反始不敢暇逸如此皇上高居深  
拱雖天地祖宗亦不得見其面諸福之來未有能坐而自  
致者也皇上能因臣之言反思昔者步禱南郊親承太廟



者何心乎今之屢次遣代不以爲意者何心乎必將如天地祖宗之在上在其左右惻然而不宵也仁孝之德皇上性所固有特以溺於晏安而不覺反求諸己卽自得之昔漢元帝酌祭宗廟欲乘御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請從橋言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宗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御史大夫言可聽元帝從船不爲大過而薛廣德至欲自刎血汗車輪皇上屢次遣代於郊廟所損於聖德至大而非細至重而非輕使廣德見之又不知其爲諫何如也臣

受皇上生成之恩知而不言於心不忍恨身羈貴甃不能碎首玉陛誠愧於廣德輒敢以疏入願皇上蚤親大祭以大仁大孝風於海宇示於子孫卽誅臣殛臣臣之幸也書美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詩美宣王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皇上不親郊廟尤過與闕之甚者不特一言之失一事之差而已臣敢昧死規於皇上伏惟留意省覽臣無任恐懼激切顙仰之至

王元翰直陳天下受病疏

頃者伏觀皇上斷自宸衷沛發明詔割愛改使日月重輝  
乾坤再造大聖人之作為超出尋常萬萬國家太平之祚  
端在此矣顧在上轉移甚神而在下積弊未滌恐非所謂  
上下勤恤共迓天庥也臣敢以時事最切者為皇上陳之  
一曰責法令之行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至今承平日  
久兵紀頽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富不如前  
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乃天下猶晏然者凡以  
祖宗法制盡美如犬牙犄角用是有亂端卒無亂形也邇  
年以來各衙門苟且遷就之私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無

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咎一官之缺眾為射的明  
知奔競也猶姑以應其求至有昨日之令今日廢閣而弗  
問矣今日之請以昨日之令而實非矣凡此總起於顧皮  
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尚知有朝廷乎臣愚以為責行  
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國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  
司祖宗慮為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  
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  
急公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者乎此以示公反以濟私使天  
官秉衡者反旁觀畫諾不如罷眾人會推使權總歸吏部

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考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况乎要津之地神通畢聚一開分散之門大啟鑽刺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為專一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重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郎官卑僚也明帝難之何況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為榮者今長篇溢美敘及家世之私瑣屑斐疊大非簡重之體皇命不既輕乎天子稱卿只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今南部卿貳俯而卿之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此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王言不既褻乎至若京堂之濫尤可駭異

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固優外者即得罪清議亦不為劣兩年以來科臣內轉猶止五員臺臣內轉業已二十餘員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饜人望者亦有借資俸為詞不得不轉者其必欲得京堂者為其去開附近也然節鉞之寄必兼採聞望之隆壅塞滯濫甚非制也况今日以苟且得官焉知他日不以苟且誤國臣愚以為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必日野無遺賢以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進禍亂隨矣頃讀恩詔起廢一欵有除永不敘用外一語竊以為過也夫諸臣同一建言得罪

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聖怒有輕重今聖怒既霽天度自  
恢何忍使覆載之中有棄物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已  
矣如其人而賢也乞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以  
有用之才使之枯槁巖穴甚爲盛世惜也臣愚以爲當推  
廣者此也五日嚴奏辯之妄國家設科專司言責天下之  
利病百僚之姦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遍  
豈無一二風聞過當近年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辯擾一辯  
未已繼以再辯再辯未已參以詛訐如此必令言官不彈  
一人乃爲快乎夫刑罰聽之朝廷是非聽之公議若盡待

揭辯而後明豈言者俱屬鑿空辯者遂無可議乎惟此風  
不已小臣倣倣有上書自頌其功者矣又有上疏指缺欲  
自陞其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朝廷威重臣愚以爲當嚴  
禁者此也抑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厚而不削神  
氣振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皇上旣自爲轉動願永  
堅無易臣不憂元氣之不厚神氣在臣僚之精神今日乃  
無人提掇恐灰頽積漸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掇精神  
則又在吏部與都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臣去國懸缺未  
點聖意淵遠爲慎重其官必慎重其人但此官最爲喫緊

況朝覲在卽外察不遠銓臣憲長尤不容遲也臣遠方下  
士念亂熱衷雖不識時務亦不敢摭拾浮詞如一得可採  
伏望皇上簡發施行或於士風吏治不無裨益矣

王元翰輔臣支吾求退援引亂真疏

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進退自有法度孔子曰所謂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義止詞嚴蓋明以止之一字折大臣不割之心塞鄙夫患  
失之路舍此皆邪逕矣臣頃見首輔沈一貫於求歸疏中  
因辯御史蕭純譏其觀望遂牽引去位已故二三輔臣自

解臣細讀之實有以知其摭辯之巧用意之深不敢不具  
疏推隱一一剖陳其曰昔申時行王錫爵之賢人之譏刺  
猶不遺餘力故王家屏甯抗皇上之威嚴拂衣以去人言  
可畏勝於天威夫是非人品自有公論一貫牽已去之人  
形今日之事已屬無謂何又顛倒其品講幻其說其於王  
家屏不曰僉論之極爲推崇而曰衆口之將有騰沸以明  
諍直節之士加以畏言先去之名不惟冤其人且併枉天  
下矣其無是非之心一至此一貫得君行政可謂不久乎  
方獨相之時形跡未露人亦在疑似間或以爲潛移默奪

之妙不假辭說也或以爲希容容之福視國家如秦越人之不相關也乃於萬曆三十三年間忽有撓亂京察大典之舉保留私人錢夢皋平生心事至此盡出是以公論不平言者競起馳書規之則有應天府府尹徐申矣公本刺之有南道御史孫居相給事中陳嘉訓矣因辯折之則有吏科都給事侯慶遠露章彈之則有候補主事劉元珍兵部主事龐時雍矣上書極詆之則有戶部主事張五典刑部員外錢一鶚矣一貫被論之顛末如此果自取乎抑人求多乎夫人之心術各操學術各適豈能強引以自寬者

方今皇上方寸炯然是非洞然而一貫猥以顛倒混淆之說冀皇上覽而心疑必將以從來內閣爲人所求多不論賢否是非一都政府身爲射的如此乎建言之不足信也建言既不取信則言路斷絕奸宄縱橫危天下以自安亂天下以自治其凶害於國不小也朝廷以耳目之責寄之言官誘之使其言寬之作其氣猶恐欺蔽不得盡聞故曰主聖則臣直彼乃謂人言之可畏反勝於天威之可畏是何言歟且夫建言者犯忌冒嫌總之爲國一念朴忠如人肯言正所以尊朝廷也甯有與主威爭勝之理哉以爲

主之言而指爲勝主之威倘非聖明在上必震怒流毒箝制衆口從此誰敢望九闈而吐一辭乎此禍又不止於人言不足惜之意也自古奸邪誤人家國者最忌天子英明顛倒賢否以眩瞽其聰明則真是溷而已有餘地自古奸邪剝擊善類者善激天子怒惱因憑借機鋒以恣流其慘毒則正氣短而惟其所爲一貫而無此心臣所不敢信也一貫身居卿相年逾古稀囊橐敵國恩蔭滿前更復何求惟有脫身早去以謝天下而已何可巧辯影射修腹中之鱗甲露紙上之戈矛哉雖然大臣被人言卽當決退朝廷

待大臣不可無禮一貫自杜門以來屢疏乞休鴻臚宣諭不出中官宣諭不出兩次頒詔不出乃至加上聖母徽號大典又不出雖其處心設謀或別有他意然更無復覲顏入閣之理皇上亦當允其休致勿使數十疏徒爲套語則政本地重而朝廷待大臣亦有體矣一貫于臣有一日之長况將去之人駁之有何風力唯是非邪正關係匪輕不容默默已也

王元翰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頌聖稱神不過聰明剛斷並用

而已惟聰明則是非燭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而疑貳不能乘我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么磨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聖衷剿無噍類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間邪正消長幾經變幻聖衷始爲天下注之旋爲天下割之而盈廷不敢議其後此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今國家大機大計有一不定自上決自上者乎羣臣望風拜旨相顧驚嘆然豈皇上獨用一己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之是而已公自生明而明不容煬竈公自

生斷而斷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于一旦用之初服隳于末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爲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默縮天下于宸衷之微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于萬里之漸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卽補也權稅任其毒而不卽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卽考選也章疏任其置之高度而不卽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空谷而不卽拔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濫而不卽禁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卽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於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不得一報可皇上果違天下以自用付時艱於



東流乎爲深居不出似於明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  
日暮閒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無俟臣言之畢  
矣惟是持重之過皇上藏於無原天下卽於無原中出沒  
其機緘皇上運於無形天下卽於無形中窺借其蹊徑明  
爲阿附之私也乃借會推之大典以蓋之詰之曰吾爲大  
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爲臭味之投也故假皮  
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爲國體惜耳而却掃之肝膈  
已若告彼亦一露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歧徑遂判  
於燕越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兩見遲疑而公道

決不勝私情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臣讀史見齊  
威王封卽墨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治卽此推之浮游之口  
未必真公共之論乃爲當又况乎以不毀爲毀巧用其毀  
以不譽爲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衆口採  
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乎夫進退者人主  
之操柄也臣下不得而干也是非者言路之職掌也皇上  
亦不得而罔也進退而下符於是非治世之休徵也是非  
而上忤於進退亂世之弊孔也今日之事在皇上縱有矜  
憐之曲庇之以顛倒進退之權在臣子不可昧其目昧其

心以變亂是非之實在皇上宵可洞燭未徹持猶豫之見自有白黑較著之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光重幽邃之疑以養邦國殄瘁之禍凡此皆爲皇上深居不出故正出者旁溢者勢必雜進不知真小人之門固多荆棘似君子之門亦有陷穽附真小人者固爲小人附似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子以中立視身不黨報國肯俛仰於人哉臣願皇上定極思動乘秋爽視朝日進閣部大臣商榷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面陳天下利弊是非皇上從中決發數年美政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旦改革如大明當天幽闇悉

耀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天下事可知矣臣五年庶常七月給諫非不知緘默取榮依違免禍然薑桂之性葵藿之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卽捐頂踵碎身骨所不辭也

王元翰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高皇帝稽古建官監於胡惟庸之失遂罷中書省設部院分曹頡頡事皆朝廷總之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爲令嗣是又以吳伯宗宋訥等進殿閣學士亦不過備顧問而已沿積至今閣臣貴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

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矣朝紳士庶莫不指曰  
某相公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一身係中外  
之重此何等地位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皇上一日之間  
並罷沈一貫沈鯉二閣臣舉動駭異其間是非可否當罷  
與不當罷舉取不取言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  
也輔臣朱賡揭請廷推至再至三臣思廷推在卽則爰立  
伊始一進一退之會實一否一泰之關所謂社稷安危在  
此一舉語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正皇上論相之日也乃  
今天下士風深巧入神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之弊政

苟且賄賂視爲當然力戰難枉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取  
勝是誠何等時世尚可令政府重地援引邪類以誤國耶  
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廷譽  
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引拔者其人必小  
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之舉宜以才識爲  
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  
端潔之品其次也故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卽盜虛  
名而闡大體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溷  
推卽才足稱而實不能容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

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  
曲而意偏勿狃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長材  
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  
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一人取其德性閒鎔以備顧問  
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鍊以備緩急豈  
可使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也况國家殿閣名臣  
不從中秘發跡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平乎乃點用務在  
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衆口之  
議論乃爲真不得不不公也會推必坐舉主之人以杜私交

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  
不嚴也故是役也非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  
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  
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叮嚀勅其同心輔政一德迓  
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  
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協力若左右手始可望濟假令鼓  
楫柄柁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持廟堂而與  
清議爲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人病百虛  
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爲生氣而庸醫者嘗試復以

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救之用後而盤踞  
堅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救之事先而斟酌去取黜邪  
若脫距之易乎臣嘗恥毛舉細故以塞責茲目擊大典如  
舉之而當也臣僉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也臣敢特筆  
以從事然總之無如皇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  
日中興之治自無庸臣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  
王元翰時事日傲天聽轉高疏

伏惟國家有朝常而亂政則多變變而在其變變亦習以  
爲常祖宗有明法而流弊則陰蝕蝕而忘其蝕蝕必終歸  
於盡我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晦以觀明  
處靜以觀動近年以來精神別繫厭玩士夫於國有不聞  
於家有不見也君臣堙之上下猜疑大機大害所在相顧  
推委夫情急呼天誠可格主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皇  
上之自爲社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上  
下不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形具  
矣故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  
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  
可雖閣中近日密揭煩碎不持重然陛下詎可概置不問

耶周書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三孤貳公宏化寅亮  
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於上者自二閣臣去  
位會推不下臣仰窺聖意豈以曩之所枚卜敦請而來者  
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  
知從古有君斯有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耳廣辦閣三  
年尚未睹天顏一面皇上試思從古有此君相否乎當亟  
簡二三輔臣商榷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  
人失心膂厥疾爲狂閣臣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謂痛哭  
者此也六卿憲長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二

曹無所秉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不補或以一  
卿貳署篆兩曹牽拽支吾成何體統今去大計羣吏期不  
過數日而冢卿與總憲猶未點用將來事急時迫苟且那  
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總憲風紀之  
標苟漫然以不端之身臨於其上何以謝天下服羣吏乎  
至若省直監司知府皆宣擇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手縮  
數符各知府或攝自佐貳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著利所  
在競焉攘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皇上各授人一官實與  
人以兼官朝廷潤省官之美百姓遭被劫之慘於國計民

生兩不利也人失股肱厥疾爲痾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卽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靡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口然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皆鱗集闕下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期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爾遲遲乎夫旣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等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皇上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若閉門枯坐仰屋

興嘆重巡則固無此例報命則相代無人威令不行於強弩之末舉劾漸更於盈篋之投事久人頑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聵科道非人主之耳目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落山谷蓋亦有年雖奉詔起用未見彙征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辟徵咨訪今何忍培植有用之才使河清難俟天霽無期若再數年不起竊恐少者壯壯者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則大可惜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爲我守也茲者班白二酋敗盟

犯順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剗剗耳國不患外警而患內虛  
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  
餘萬告急轉借內請弗應平居則凍餒釀變有事則又安  
有死綏之志哉幸賴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  
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  
二百餘年安瀾淨氛小警輒殲大變不潰豈盡一人之威  
靈哉京師列十二大營兵十餘萬計餉每年二百餘萬可  
謂費矣陛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  
其餘則今之班役市棍負販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

以一人而昌兩餽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蠹欲因循之  
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輩  
爲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皇上旣深  
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所恃與臣僚往來者獨此章疏耳數  
年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禁除事干機密人主  
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降出宜行遣若是非不問是  
者旣不見之施行非者亦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皇上得  
非厭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爲左正言半年上一百八疏  
尚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爲緘口可也故今之建白者



莫不曰吾知無濟於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以盡吾職耳  
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破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行  
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艱脆誰爲陛下橫口談事橫身  
當事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  
施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教府無淫貨我皇上  
權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妻以供無底之  
谿壑怨氣上通致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爲名猶未蒙  
有分毫之捐賜方且借停止以悅衆何嘗明示止罷之日  
期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政借回祿以剝萬民也善政

之行猶必數年一更况虐政可堅行不變乎此其於守財  
爲不智於出令爲不信於保位爲不仁竊謂當離心叛德  
之時亟宜爲易轍改弦之舉臣豈敢阻皇上之財哉蓋留  
不盡於閭閻政所以保已得於帑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  
能食人如有宋覆轍城下之盟搜黃括白輸赴虜營亦可  
醜矣故與其爲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杼軸  
其空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皇上  
蒞政初年郊廟必親朝講時御然萬歷十年以前與二十  
年以後異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又異矣所以然

者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祖宗血脉不相聯貫朝講之席  
生塵則伏機隱禍壅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  
無事者青宮教範宋臣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居內殿  
今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昵宦官宮妾疎遠  
賢人君子何以遵做聖人周練世務雖天質粹精不無虧  
損智德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是則且無以貽子謀  
矣此太平大本所係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皇上試一深思  
必有惻然於衷者臣願請皇上乘此一陽來復之後盡掃  
前失亟下哀痛罪已之詔頒行天下如輪臺煖閣時一召

見大臣商榷時政又使臺諫諸臣得面陳可否吾廢之吾  
能用之吾取之吾能舍之吾塞之吾能通之吾弛之吾能  
振之此君道之至樂何嫌何疑而不爲也易曰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又曰冥豫成有渝無咎今已陂矣已  
往矣已成矣尚不能艱貞而渝改乎故曰明主治治庸主  
治亂既已亂矣又何治焉臣於昔日恭遇上聖母徽號時  
仰瞻天顏豐粹舉止端凝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  
主上英明森發福祚無涯我輩自不及於亂各相慶幸有  
如今日所爲迷而不復日甚一日則又竊虞有不可知不

可忍言者厠乎其閒矣用是哭泣不已繼之以血他日勿謂臣等不言也

言之者固是字字血字字淚其如當此之不省何朝局至神宗亡國之機已伏先生當日已一眼窺定所云十年以前較之二十年以後令我思江陵不置也

王元翰爲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頃者輔臣朱賡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皇上點用二三閣臣天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何說焉惟是靜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枚卜一節方今

喫緊急著會推一節又枚卜喫緊急著推而當也仰體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熙明之會推而不當也愈堅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免有陸沉之虞臣意既謂之會推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于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不肖也與衆共棄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之推法則大可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聞各書所舉屹乎不拔雖冢宰秉衡不得而去取監視科道惟有逐班畫諾竟不知誰爲誰舉則亦何取於會推爲也日者南都缺吏部司官推至五

六人不爲不多而江北絕不許一人與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不放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八人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堂香絹之謠又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闌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望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散權以示公衆政以脫擔使一兔在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爲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

中外相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以幸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亦旣彰彰乎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閣臣去國之初卽有詐捏揭沉鯉密薦李長春揭帖傳播長安故爲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者雄心示退以希大物聖明在上可雜投而襲取乎蓋才品自不容掩國事甯可再誤地位優崇則副答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點後而攻擊傷體何如事先而阻塞倖門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曆十

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祖一本爲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谿新建不宜內降入閣辦事有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啟等語隨奉明旨云原不爲例後還著會推未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一以奸貪敗矣蓋內降旣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諸大臣中不乏老成端亮矢公矢慎同容同謀舉天下第一流挽國家方蹶之運仰奉皇上美意俯答天下公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矣雖然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舉得其人仰

懇皇上就中卽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曰再推幾員來者則小人繇此進君子繇此退矣何也天下止此數人首事猶存公道况邪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萬技畢投是皇上明藉邪人以巧逕又揃其拂而張其局引類連茹賊害正類天下之事去矣

王元翰政本重地不宜恕納非人疏

竊惟會推一節臣等先奉聖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恐誤推誤點欲臣等言之方推聽之卽點至哉

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  
如侍郎李廷機者又列名其中正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  
也夫廷機之有今日臣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  
矣多言攻之矣俱不蒙處分皇上試思從來南北文章卽  
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闌入乎諸臣與彼官職  
不偏德怨超然何若羣鷗競逐一雀毋亦謂人如廷機叨  
散秩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或可而斷大事則  
必債轅故朴忠激切防其舉引今日豈其不幸言而中耶  
夫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相才兼然後堪平章軍國廷機

之識非相識也才非相才也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  
勤似忠似信妄覲大柄竊意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爲歇後  
鄭五所笑耳往者災異譴告部上修省一疏舉朝方意發  
掾時要言回天動上乃竟緘默支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  
論至今鄙之近日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甯彼  
若恬然事外之人不敢發一語奏請該部職有大於此乎  
望其緩急擔當不可得矣聶雲翰故良有司也直言觸忌  
正宜借爲益友竟懷恨刻骨乘察典中之鬱抑以死戕賊  
善類此其一斑遷轉司屬悍然紊序致銓部數爲往返牢

不可回今司官甚為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也徇私亂法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時輔臣朱賡造問流涕叩首乞哀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揖時答語倉皇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夫情性之術今宦套大病廷機入之膏盲二事果真近於無耻矣卽以大體較之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向用人知言不濟事轉相結舌是用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從此斷絕矣會科道推閣員明資糾察酌爲去取如十人與之而一人否之縱意見不同自

當從否去名以防奸也昨者諸臣互爲推諉不肯書名相持日久竟以原單粘上勿問賢否則糾察無損益於會推是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設矣噫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猶當少俟論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拂公非而收之哉臣生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點人不敢以影響射人如廷機者濫盜虛名密授衣鉢似乎剛勁也然硬于下御而輒于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秩且足爲典禮之羞若復據燮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臣故知其斷斷乎不可相也伏冀陛下卽

賜罷斥更加議處于無所指摘諸臣亟賜點用勿復遲疑  
則政本得人股肱有托矣

王元翰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臣不才遭遇大聖人御世神明英斷迴出近代若嚴旨之  
下遂養安緘默置大故大弊不發一言曾犬馬之不若也  
本月初四日廷推部院諸臣臣見吏部右侍郎又首推黃  
汝良南禮部右侍郎首推全天敘臣竊訝之按祖宗制度  
會推大僚凡被人言犯清議者不得列名防小人之進用  
也今汝良天敘方南北交章何旋効旋推以壞祖制溷清

議乎臣謹列其一二顯著者頃汝良爲南科道所劾展辨  
輔臣朱賡稟擬有黃汝良以文學協詹等語汝良不平曰  
有一邊無一邊蓋指有文學無德行也及後次辭疏見有  
才守字而後快夫臣子得王言以文學褒之可稱榮幸乃  
猶不足而侈然以顏閔游夏自居反之甯不內愧乎況被  
言不思引咎輒造播流言一晉江傾兩晉江以同縣三侍  
郎獨楊道賓免於議論謂道賓謀居宰揆指授言官露章  
其實誣道賓以自解拉道賓以自全也豈有方正言官肯  
捨自己名節代人傾培人乎今日觀之孰高張孰抑鬱孰



真去孰不去孰爲孰傾可自見矣此市井抵賴之行何忍於大臣中見之天敘爲人鄙薄不齒於名流居鄉立朝無一善狀如南臺省所論職穢關節種種狼籍其他風聞不暇毛舉夫少宰何官寅清何秩前推禮佐尚不敢濫列今固哀然而首舉也如以爲調停並用自當俟議論少定豈可重私情輕變一定制乎執筆推轂者趙世卿也盍思持正精詳主爵秉衡者楊時喬也每事一意忍受天下事原無兩可而有至是如始倨而後恭外拙而中巧歸非而又似是歸是而又實非其何居焉然會推之壞非自此舉始

也前推閣員時臣參駁李廷機不報政本之地時開頑頓之端其流不致於盡決隄防不止今廷機緊隨朱賡出矣伏冀天語明諭令其滌慮洗衷以仰副特簡使臣等之言不中則國之大幸也抑國家紀綱法度廢弛殆盡賴有清議一脈匡綱紀法度之不逮今政本之地動與清議水火一事也清議以爲是廟堂心知其是而必反以爲非一人也清議以爲不賢廟堂心知其不賢而必反以爲賢蓋不顛倒則邪正相形不便已私故排抑擒縱識者久爲扼腕不圖今日者大開混推之途剗斷糾駁之脈使言路不禁

而結舌羣小借公爲私門凶禍而國莫甚於此緣皇上靜攝日久近來多爲閣臣分過下之布設已密機局已成乃反旁觀晦迹遇大利害所關與清議有悖礙者致皇上自任其事恩利歸於下而下又逃壞清議之名咎過歸於上而不覺壞清議之害流傳已久通國抑鬱若非皇上破此關頭臣愚恐太平無日也臣與言及此非不知言出無濟而適以速二臣之用但不言則壅蔽愈甚臣心實苦矣  
王元翰陳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臣惟天下大勢猶人一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

手足也手足受病心腹爲之不甯焉頃者雲南土酋阿克鄭舉突發破州屠邑殺知縣焚會城可謂烈矣而臣策其無能爲也其志在挾復故物擄掠飽卽颺去耳尋甸夷孽大理保等通謀馮險至圍郡城殺指揮刃土官可謂慘矣而臣策其無能爲也其志在效鳳賊所爲以得官耳今據撫臣陳用賓捷報疏官兵甫集賊克卽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蓋不走江外而走克梯意者江上有兵截其歸路若腹背受敵日晚授首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自必破膽奪氣亦一戰可下此么麼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當

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命卽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旦猖獗使二百年來生聚樂土倏忽灰燼地方之破壞者不可卒復生靈之遭戮者不可再生如之何哉近聞臨安澂江新興習義一帶羣盜蜂起劫搶城市燒掠村屯晉甯與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大小凜凜莫必生命而衆口同詞咸怨參軍張名世謂前河山交阨之役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而江右與四川兩省人民被害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爲良民旣苦有司驅迫化爲盜賊其有真賊盜又爲將官庇

護反戮良民此盜之所以日多也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弊政公行一方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嫌遠多從規避甲科正途也選任意無一人紀法蕩弛因循養亂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其最爲受害者莫如貢金權稅二者滇地不通舟楫貨物有幾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朝廷得十有司攘五府庫收全百姓賠半髓骨俱罄追剝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喜亂聞會城劫焚之日多乘圍縱火蓋有不盡出於賊首者故今日大可慮

者誠在此不在彼也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既焚矣而徵權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請減矣而例更增離心結怨使賊酋借爲師名卽二賊撲滅而虐政不減滇之爲滇未可知也我皇上富有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權稅并復貢金原額爲滇民續殘命乎明詔一布歡聲如雷此無所驅彼無所借賊必有縛而獻之者若猶冥頑悍鬪則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巢如總兵劉綎威名素爲諸蠻憚服使其將師壓境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於藁街矣若雲南去京萬

里往來之途僅僅黔中一線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爲異域如唐宋故事臣計滇省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由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陵可以達荆襄計莫便於此者或以兵興暫歇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關勿空爲話柄則入滇之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水由江四途並進百脈貫穿此梗彼通諸酋不勦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

王元翰滇民不堪苛政疏

臣鄉僻處西南夙稱樂土承平日久紀綱頽弛官貪民敝  
虐政兼行武定之變繇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黠如  
鄭舉爲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  
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有志不遠止於挾印若具三  
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爲滇尚忍言哉  
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  
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揀焚拯  
溺需人至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  
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礦稅賴其苦心實多臣

等痛一方湯火禍患迫膚不敢以其身在事中掩其平日  
惠民之政若謂以閩代閩恐相成相恤則天威在上衆論  
在下輕朝廷以重桑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綎臣  
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  
繁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  
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鄭舉亦將目下  
受擒渠帥旣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綎爲哉但以書報  
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烏竄獸匿杳無蹤迹以  
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攜黨卽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

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  
之商賈滇地不通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擔髓骨俱盡至  
甘心天子使臣投之烈焰中此而尚堪稅耶例金額止二  
千地之所產猶不足數乃因爲民請命反加增五千數年  
於茲初猶括瑣銷釧今則鬻子市妻繼之以命此而尚能  
如例耶臣惟皇上自興礦稅以來民間之膏血無口不輸  
之內帑民間之怨氣亦無日不積之內帑亂敗紛至楊榮  
焚高淮逃陳增死梁永幾不免損國威而辱君命使天下  
萬世謂皇上英明軼往代乃多此一事爲聖德累雖寶貨

邱山何益哉現今滇中干戈滿地骨肉塗野民不因避稅  
而成盜則必繇辦金而附賊臣謂鳳賊縱平不可云滇無  
事耳我皇上聚寶十餘年理窮勢極何不少厭睹茲亂形  
沛然罷權稅復金額則滇不見前日剝削之苦而惟知今  
日寬卹之恩轉危爲安易易也若嗜財難割以臣言爲迂  
恐險遠滇方易爲分裂安能惟我魚肉而不動哉天下之  
治常繇近以及遠天下之亂常繇遠以及近不可不慮也  
王元翰陋撫生事疏

國家設巡撫官授以節鉞一方之安危實倚之故必得老

成俊偉之人然後可勝遺大投艱之任如遺譏清議顯掛  
彈章奮緣據位甚且強顏保留地方官員若兩廣總督戴  
耀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奪職留身頑鈍污穢誠宇宙間一  
大蠹也此外有妄議開疆啟屬國攜貳之志堅意割地貽  
西南深遠之憂則遼東巡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其生  
事誤國臣敢爲皇上陳之朝鮮爲本朝屬國世稱不侵不  
叛之臣曩者遭倭殘破廟社邱墟皇上不難勞中國士馬  
金錢兼其弱而拯其危則國朝之卯翼朝鮮可謂肉骨而  
生死朝鮮之銜感國朝矢之世世子孫無敢忘耳縱彼國

中適有少長嫌疑議立未定朝廷自諭以大義使其處分  
趙楫何乘此移揭部科欲取而郡縣之乎此語一播則朝  
鮮君臣惴恐掩屢朝字小之恩解遠人忠順之漸實楫之  
一揭階之禍也楫敢出此大言以欺人不過見地方兆亂  
防人識其無能不義不智大詐大欺臣謂趙楫可遠也土  
舍安堯臣越據鎮雄致蜀撫兵備奉旨歸黔此固知有天  
威也前征播微功以知府官之待之可謂不薄在子章正  
宜曉之以天恩警之以國法割斷了局乃徒陰陽其間一  
月間臣見其報堯臣歸黔請恩授職疏尾屢千百言不爲

安隴註家譜則爲士婦慮岑寂至以千餘夷民重遷爲辭  
且曰目下保無他虞日後不能無慮是明爲堯臣樹幟得  
隴竊歎曰子章意指若此堯臣豈肯休乎乃鎮雄不久報  
警矣五月二十四日果見蜀撫喬璧星揭爲違旨聚叛殺  
命事內言安堯臣使墮多等抄殺鎮雄夷民逐隴正名不  
得承立等因夫自二月至五月目下乎非目下乎抗旨弄  
兵有虞乎無虞乎伏機于前而發難于後且揚揚幸其言  
之中也况子章放肆無忌尤無人臣禮其貪婪負販之行  
縱賊戮民之狀臣姑不毛舉近見其新著三論刊印傳京

一日宰相論陰頌沈一貫朱廣一日秦晉論末爲楚府辯  
冤皆以趨媚爲主不知羞耻而婦寺一論尤屬可恨明指  
人主當與廷臣隔絕一切大小臣工俱不必接見惟一  
親就宦官宮妾乃相保無事病狂喪心反親近仁賢之案  
逢主上堅臥之心固宮闈專房之愛舞文搖尾破經裂閑  
不顧天下萬世唾罵臣謂子章可斬也伏懇勅下會議如  
臣言不當先斥臣以謝二臣如臣言實中乞將趙楫郭子  
章盡法究治仍望亟出詔旨二道一諭朝鮮勿爲疑懼朝  
廷決不用邪言一諭安疆臣兄弟恪恭保爵不得自取夷



滅庶邊境知朝廷舉動而帖然無事矣

王元翰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國家之有吏部尚書厥任至重自李戴去位懸缺未補統均無屬頃該部以尚書缺請奉聖旨會推急務待點尚書右侍郎來說其尚書還再推一二員并前推的併寫來看會推事但秉公推舉務在得人不必推避欽此臣仰窺聖意慎重茲官欲會推諸臣矢公矢慎勿使匪人濫竽臣忝言官值此大典不于未點用前一別白陳之則朝廷安用三緘之諫議爲哉兵部尚書蕭大亨筦樞日久貪聲大著

以致債帥充斥武備廢弛邊事決裂大可寒心前內察款列皆實錄也猶夜行不已望蜀日切乎未有懸車聚溷之身可儼然列於六卿之首者而大常少卿申用懋職方無狀爲科臣徐成楚劾回籍未幾復補職方士論譁然不平說者謂能却苞苴門稍清楚然却之京邸受之吳門何其巧于受也近且挾賞無算用謀深遠則大亨之貪肆使國家之神氣索實用懋之入幕誤之也南兵部尚書孫鑛一味乖張滿腹兇狠妖帖一事既不能弭之于先又不能善之于後芟刈良善慘不忍聞搖動根本幾危社稷良心

稍露多命何辜况其立論偏邪制行堅僻必欲與公論爲敵善類爲讐此而猶聽其覲顏而據位乎未有濫殺召變之人可依然立于百僚之上者而太常少卿唐鶴徵趨媚莫可方其諂傾險莫能喻其毒鄉評詆其賣友而致遺書以絕交公論鄙其縱奴而投稅監以致富科道萬國欽王德完前俱露章何愧遁多年一日營復敗甌說者謂其老諄不足辱白簡乃名器何物寅清何秩可使鳴臬與鸞鳳同鳴也則孫鑛之酷殺使國家之元氣傷實鶴徵之運籌成之也此一臣者當論罪奪官何得與援晉秩乎然臣于

侍郎楊時喬猶有責望焉時喬清廉端謹臣竊服之曩者枚卜閣臣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廷機不堪燮理時喬以平日交好竟列其名以請尋卽對人悔恨至形之疏云彼都人士咸謂數人被論當去今人言紛紛至災異頻仍則臣之言不幸驗矣夫冢宰喫緊不讓閣臣天下大事豈堪再誤敷陳清議昭事一人使不得混進而倖點則時喬報國之忠大矣不然平日旣與正人爲仇事權在手則必中傷善類國家之禍尚忍言哉臣於諸臣無嫌隙惟採輿論感時事非好持人之短長也

王元翰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臣惟事有利害勢有緩急後其急先其緩窺其利不顧其害則國不舉焉頃者大工之役鼎建三殿與殿門中外臣民所爲効終事誠至願也而臣以爲殿門之工小而易就况百物具備所欠者柱梁而已以分稅之半與鳩庀之材不出三十七八年間可巍然樹萬國之觀瞻誠不容已者也至於三殿工大而費不啻十倍於殿門者如我皇上以礦稅之設原爲大工慨捐內帑數百萬金錢以助工乎其興也勃然矣若猶未也臣竊謂三殿之工雖二十年絕口

不言可矣何也殿工非協濟於各直省則坐派產木地方今留都江浙大水稻天禾苗浸沒而中州赤地千里流離滿道夫此皆財賦隩區朝廷外府也被災重大盜賊叢生則協濟之不前可知四川派大木板枋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塊照往例該用銀四百萬兩湖廣派木一萬九千九百七十根塊該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派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塊該銀一百九萬七千九十一兩零大約三省派木共五萬六千餘根共銀九百三十萬餘兩在川省湖省雖有料價料銀贓罰事例積穀與缺官薪俸茶鹽等課

俱議留用貴州止有先年商人土司未經交木應追還官銀四萬九千四百兩零總之三省所留所得纔十之一二其餘七八百萬金盡欲加派錢糧併取給於他處之協濟乃今楚中又以水患告矣方議賑給安能取必留十年之稅銀可坐得六十萬金也黔中自供不贍原無錢糧可派蜀自遭播役之後瘡痍未起凶荒相仍隨骨俱竭聞大縣派木百十餘株小縣二三十株大縣加派三四千兩小縣千百餘兩今就大縣而論罄所派之銀尚不足市大木十株况其餘乎卽一縣而各縣如是也卽一省而三省如是

也則坐派之不前又可知國家有礦稅以來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百姓僅存者皮骨也尚可以三殿浩大之工重累此不堪協濟與坐派之民哉况九邊兵餉缺至一百餘萬舉國恐禍生旦夕罔知所措而殿上頂石一顆計西山轉至長安門外約用腳價萬五千金而出土去粗之費不與焉是以一頂石不差可救一鎮乎四頂石不差可救四鎮乎該部議止頂石不轉誠有見矣伏乞皇上蚤霽明詔暫停三殿曉然與天下休養生息則歡聲雷動天變可回不然朝廷之停採不下有司

之追呼不已恐三殿未必成楚蜀之間騷然多事矣臣愚感時計事區區一念在工言工之悃也

王元翰天心謹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臣聞變不虛生亂必有兆竊見本年以來災異疊奏南詔薊門則兵變矣吳楚江浙則水變矣京師七月一日地震兩次地變矣頃見南部科各上八月十四日晚忽聞天鳴如風水相薄聲如泄水聲良久方已直至九月初二日後始收聲不鳴二百年來自未會有占者曰臣強主君憂百姓勞况留都爲高皇飛龍之地戊申歲又洪武改元之始

以地以時可思可懼蓋陰盛陽消小人盤據君子屏退國步危亂之徵也何也君子陽類小人陰類陽氣不足故天鳴陰氣有餘故地震水滂兵連禍結也姑無遠引皇上之下考選原爲開言路輔臣朱賡私憾科臣汪若霖屢刺其隱遂借考選旨下以調外處之皇上容臣下批鱗輔臣不容言官諷過今觀若霖諸疏原未指斥乘輿如皇上厭之卽處之矣何始而以部寺相許嘗之旣而因其去也又添一部科寺相許嘗之乎此以爲至漸至巧翻極顯極拙平日肺腸與醜正手策至此自首矣臺省新臣一時參劾賡

渾繁  
者幾五十餘疏蓋爲國惜賢也爲國發奸也朝廷有直臣  
而可借事中之則言官無所措手足輔臣有夙忿而可罔  
上行之則主權惟以報怨私信非爲若霖一人耳賡之不  
處若霖而竟處與若霖之必不可去而去天實有意使從  
前奸狀自若霖而發耳參政姜士昌入賀疏刺朱賡李廷  
機此忠義所激賡巧借註籍使廷機出手以降三級處矣  
臺臣宋燾申掾士昌天下直之乃降罪不已而票旨扭解  
何以平士氣范汝梓疏請出講已久與部臣鄭振先直發  
賡廷機權奸狀兩不相侔乃處汝梓黨附振先疏中何以

服人心臣嘗謂皇上御極以來政本之局屢變輔臣新舊  
代更大抵意念相左一時趨附者未幾褫斥觸忤者未幾  
起還惟自申時行傳之王錫爵錫爵傳之沈一貫一貫傳  
之朱賡皆臭味契合或隨言隨處或隨處隨錮雖剛復陰  
忍彼此各有專用乃好惡拂人先後一揆卽時用一二虛  
名之士以塞人口要不過色厲內荏之徒而已陛下三十  
年作養之人才一半埽除於時行錫爵之手一半禁錮於  
一貫朱賡之手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錢一本高攀龍  
遂中立薛敷教等皆抱經邦濟世之才補袞救時之略使

之徜徉山水國家不得藉其用不亦大可惜哉甚者選司  
間一推起則賢如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騏黃正賓  
等反不列名而背名義陷正人如周元暉忽焉離奧渫愈  
致公論不明善類喪氣夫此正人君子乃天之篤生憐惜  
也皆逐之錮之老之死之傷割天心莫此爲甚則天安得  
而不鳴也地安得而不震也水安得而不滂也邊地安得  
而不犯順也朱賡處此可知燮理明驗矣爲今之計直有  
引身退避可以息羣言平衆怒且賡雖媚嫉猶不似賊臣  
沈一貫之殺機慘忍反覆借妖書題目害沈鯉郭正域全

家爲正人君子痛心切骨何定欲踵一貫之賊私狼籍而  
後行哉微獨此也今天下紀法蕩廢兵食空虛兵卿請大  
亨賊穢如山鬻爵使鬼視糾彈如鸚雀之過前如此巨奸  
不拔皇上何以詰兵戎左副都詹沂柔若無骨儉以濟貧  
止知說分過錢全匪揚清激濁如此巨蠹不除皇上何以  
振紀綱戶卿趙世卿夙負時名起家氣節惟是末路以來  
操術甚巧鑄心甚邪鈔闕吏大爲括削縱任子四出權關  
倒身迎歡政府援筆屢薦私人越俎不直于同鄉之譏納  
賄不能爲乃子之諱以氣節始而以趨媚終兵數日減糧

餉日匱如此大巧不斥皇上何以清兵食今皆久據大位不肯避賢災異之來當分痛自決何怪人言也臣願皇上自爲社稷將新舊廢逐諸臣亟勅下吏部銓敘起用倣古災異策免三公之例卽速輔臣之去以全其體另簡本兵以張皇六師別選憲章以提掇風紀慎擇計臣以實心足國又下哀痛之詔罪己求言遣使四出問民疾苦庶幾反災爲福不然恐新舊逐臣決不能見天日國家決不能揀空虛天心決不能悔禍人情決不得甯帖臣故敢以收拾人才爲今日之第一義也乃臣更有極慮二大變又不在

此天地洪水邊地焉視官如命笑罵繇人不知止足不知廉恥者大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問舉國言之弗問天下人言之弗問甚至天告地訴而亦悍然弗問者近日主上之變也有主上之變斯臣工之變因之矣有臣工之變斯天地洪水邊地之變因之矣故念亂者僉謂挽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水邊地之變易也雖然皇上爲祖宗守疆宇當全而歸之值此災異頻仍臺省敢言之時翻然勃然於一切章奏裁闕批發於一切是非邪正決定用舍則一轉移可回諸變而造無疆之慶矣夫何難哉



王元翰縣令爲民被逮疏

臣惟人主御世惟賞罰二柄故賞必當功罰必當辜當功則人知勸善當辜則人知畏威頃者陝西稅監梁永誣奏咸甯知縣滿朝薦劫貢殺人等事致干聖怒逮繫至京中外衙門連疏求解業數十上皇上豈以諸臣相黨救故概置不報乎臣竊以爲過也夫永奉命權全陝之稅朝薦亦受命牧百里之民我皇上原爲大工不忍加派於民始有礦稅之役是故撫卹百姓者爲忠剝削百姓者非忠奉行朝廷德意者爲忠假借朝廷威靈實自己谿壑者非忠凡

永所爲罪狀擢髮難數與高淮陳增楊榮號爲四兇自知惡極生變欲飽載脫身甘心朝薦不誣以劫貢殺人不能動激上怒也朝薦一書生耳筮仕爲郎上有郡守有監司有撫按凡事稟成劫貢何事截殺何罪至冒然爲之耶今西安士民劉恩藻如玉等扶挈哀籲心目爲酸又聞緹騎入秦時萬衆遮遶見朝薦荷械就道哭聲震地緹騎等亦爲之掩面墮淚可知朝薦平日治行必有戀戀於秦父老子弟者豈平日不得罪於小民一旦輒無憚於君父哉永敢於欺罔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永罪不容誅矣况朝薦

繫械至京朝廷偏護之威已伸若朝薦覆盆不獨三奏樂生之心頓喪賞刑倒置所係誠非細故臣願皇上推伴送梁永之心以寬釋朝薦使之感厲盡職則撤回稅使爲民保全縣令亦爲民自惡歸之梁永特恩出自一人於不忍加派小民之初心益光昭於天下矣

王元翰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恥疏

臣惟科道爲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廉恥爲士人安身立命之本故寡廉鮮恥不過士大夫之罪而其弊能使國家覆亡何者廉恥從良心而生清議惡廉恥而重昧良心則輕

清議輕清議則決閑檢士而至於決閑檢有何君父分誼而亦何所不爲哉頃者天地神明默啟宸斷忽下考選科道一時諸臣發奸指佞搜窟批根可謂際不諱之朝伸敢言之氣乃其間有吏科給事中喻安性四川道御史管橘其人大可異焉安性爲權門護法人久知之乃當朱賡正橫擅之時特加以廢弛字樣而沒羽之矢突及中璫成敬何也臣豈謂中璫必不可糾哉蓋糾中璫之心非也逐拙而爲用巧地使宮府貫穿借解嘲以收強援安性之詞似正而其計則太巧而毒矣橘當官無行人久薄之乃托詹

沂有實受之請及侍郎楊時喬以躁進見誚含沙之口遂  
中時喬何也臣豈謂銓部盡不可駁哉蓋駁銓部之心非  
也千人而爲傾人地使薰蕕不辨假建白以圖反射橘之  
疏自壯而其迹亦太章而險矣此兩人者亦考選中人也  
諸臣痛恨其敗羣或顯刺而斥名或力詆而誅心其見之  
交章列之公疏臣意兩人具血性必閉閣思過杜門求歸  
以聽皇上處分乃今迹其所爲安性則扯原參諸臣痛詆  
以自雄橘則借二三公惡入疏而求勝悻悻揚揚良心至  
此而喪清議至此而窮矣夫臺諫議論人者也非議論于

人者也臺諫而被論其輕重非狀止有引身決去以俟公  
論之定若橘而塗面于豸繡之中他日何以糾劾奸邪安  
性而強顏于瑣闥之地遇事何以論列國是豈不褻臺諫  
而輕言路也二臣不自惜臣甚爲臣衙門惜也年來政本  
鈍頑大臣熟軟臣嘗私語同人曰觀此景象異日必有被  
參而公然不閉門者人以臣言爲過然臣此言方意數年  
後驗之不料今日目擊之矣方意大僚中有也不料小臣  
亦用此法矣方意他曹中爲之不料言官亦作此俑矣嗟  
嗟無良忍愧衰世頹風今聖明在上公論嚴明安用此無

忘之輩爲哉伏望皇上發下諸臣參駁之疏將安性與稿  
亟爲罷斥以爲言官不知恥之戒則用舍決而仕路清矣  
若不論是非邪正一概留中使諸臣身進言廢國家不得  
收一人之用雖下考選亦何益之有哉

傅宗龍滇疆危迫請旨發帑拯救疏

臣滇人也冒險出滇爲鄉人乞旦夕之命謹以臣鄉危迫  
之狀爲皇上陳之方奢酋之發難也臣鄉之文武大吏投  
袂而起縉紳庶士聚族而謀僉曰蜀與滇唇齒也無蜀是  
無滇不憚征繕以俟朝命旣而曰蜀危矣朝命遠恐不卽

臨裏糧而前不遑啓處不謂天禍滇國又生黔禍以分覆  
滇師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歿于畢節參將尹啓易等  
一聞敗信卽自烏撒奔回而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  
衛遂爲土婦設科之黨李賢所破矣都司李天常以四千  
人敗于疊水矣尹啓易又以三千人爲設科之數十人所  
敗而交水及曲靖城外之村屯焚劫殆盡矣武定尋甸嵩  
明之間日尋干戈無一日不傳警報矣逮援兵四集而東  
川之賊乃始出巢幸也天之不以滇予賊也土官沙源再  
戰再捷而後賊首殲賊首殲賊衆潰滇之會城免爲成都

之續也嗟乎滇人之瀕死者屢矣被兵之處不忍言矣水旱連年四金而易米一石行賈居送祇爲盜資避難流民顛連載道卽受塵附郭者條移入野條移入城憔悴饑疲無復生理每謂遼人巴人最苦不幸滇人又身罹之今東川業已遞歸霑平已次第收復天暑盛雨寇必潛踪驚魂似可粗定矣然一賊未除司帑告罄兵以無餉而難聚賊以無兵而復滋九月十月之交禾已熟而未收是資寇糧之日也且按臣楊春茂行矣撫臣沈儆烝行年七十拮据愁苦通身是病矣司道各官察處者差行者接踵而去見

在會城者僅林士標一人迤西僅徐穆王之機二人迤東僅聞傳一人監軍惟有黃士華而憂讒畏譏日求解任亦不過掛空名而已至于將官中能勝討賊之任者更無一人撫臣卽竭盡心力不敢告勞而一心兩手安能應日新無窮之機務耶臣等觀其瘡貌楚楚可憐惟有相對太息而已雖有城而無兵欲增兵而無餉旣無兵餉又無將吏以調度之皇上誠一垂睿思如此光景滇南能不論爲絕域乎尚能保一年無事乎臣寬假省親于去年十月抵里方期叱馭而前所遭地方大亂臣自分必死于賊永無事

滇繫  
皇上之日矣茲獲苟全性命皆皇上如天之庇也臣懼與全滇億萬生靈並膏原野萬不得已循漢丞相諸葛亮征南舊道從鎮雄人雄安從苴却渡金沙江而入會川遂從建昌渡瀘入蜀今已抵成都矣臣之勉爲此行也仰奉簡書圖畢力于理鹽之役臣之志也然冲炎犯瘴割父母妻子之愛而冒險出滇爲鄉人乞旦夕之命于皇上尤臣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臣之所首懇于皇上者乞嚴勅新撫按及新推司道諸臣從建昌刻期入境受事蓋此時黔路已斷粵西亦有一路可通而夏秋瘴癘爲虐或諸臣所不敢

輕涉瀘江雖有瘴而不甚毒且臣可以來而諸臣獨不能往乎諸臣入而法令一新盜賊亦當斂手此救滇第一急着也撫臣所題請就近推升及添設將領諸務亦望皇上勅下部院速見施行早得一人入滇卽得一人之力其次則請發帑金皇上于東西交訖不惜傾儲以供軍費薄海內外無不謳歌卽加派未停不敢懷怨夫滇亦一藩省也顧不能當西蜀之半乎乞皇上慨賜二十萬金與蜀並運責令蜀撫差官轉運入滇以爲滇兵續命之劑仰見皇上慈愛仁明不忍一物失所其不忍以二十萬金棄滇可知

也且臣之求原不侈也其次則請嚴諭督臣張我績乘取重慶之聲勢速勦奢賊卽乘勝以勦東川若奢賊未卽就擒亦須分兵從鎮雄烏蒙先平東川爲臣鄉除腹心之疾臣鄉原無一事以救蜀而全省皆搖督臣能不念滇而早引手乎東川先平次及鹽倉滇兵可與蜀會卽百奢酋無能爲矣其次則乞皇上諭令蜀中撫按開通建昌臣鄉在天杪蓋自玉斧一畫而滇不通于上國太祖高皇帝混區宇自黔取滇取蜀今之東西二路是也太祖遣將南征亦有貴州原非正路之諭以蜀中未下故不得不先從黔入

耳今黔省傳聞未破則東路尚有可行之時然不可以歲月計也粵西又未開闢則舍建昌何適乎必建昌開而後有入滇之仕紳必滇與蜀氣脉流通而後可合力以圖賊此理之一定不可易者臣親履其地求其利病而力爲調停亦不過給應得之餉補原額之兵假便宜以殺賊而取山澤之產以濟驛站之窮不必創非常之原而兩省可合爲同室矣若廟謨獨斷肯以會川改隸雲南聽其制置而自建昌至黎雄責之蜀中尤覺便益以會川至滇僅九日而至蜀必一月遠近之勢異也臣已將彼中事宜面告之

按臣張論書達之撫臣朱燮元矣兩人俱爲社稷業有同心然非明旨諭行恐究竟作道旁之議也今日之勢似蜀急而滇緩然滇亡則蜀必不能獨存其奢賊一窮不入建昌則走東川故滇之可慮猶在蜀之上也通建昌以安滇實所以破奢酋之後窟也滇蜀合而俱安無憂黔矣庶西南半壁終爲朝廷有耳臣暗淺無奇又奔走困頓條上鄙見莽率無倫而區區之心苦於怔忡望皇上之一爲憐憫也

楊棟朝會參魏璫疏

今日之天下中外亟稱多事矣東北之烽燧不除西南之咽喉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霾地震種種不祥之狀是天之以亂徵告也無非欲皇上翻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然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堯兢舜業之念誠足以超絕前代而鞭駕後王又何事足修省不意有妖穢不祥之戾氣凝結肘腋如憲臣楊漣所參之魏忠賢者夫忠賢種種罪狀漣疏臚列甚明臣不敢再爲掇拾以瀆天聽獨計忠賢一刑餘微賤小人耳何以仰承皇上之知遇而故倦倦念及之又破格而寵賚之至如此其極也蓋以皇



上勿冲之曰忠賢以服役之小節効有微勞實非其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也久矣然使稍知敬畏邀雨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賢不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腹饒有劍寢假而結客氏以固寵寢假而布爪牙以恣焰內而宮禁儕類惟所生死矣外而朝廷臣民盡皆側目矣至於阻褫老成禁閉正直知有一己之喜怒不知有主上之天下與祖宗之法制據其狃狃欲逞之狀誠有臣子所不忍言所不敢爲陛下聞者乃忠賢自明之疏曰孤臣慙直而陛下之慰忠賢也曰勤勞績著任事過直又曰是欲屏

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嗟嗟使忠賢而得爲慙直則古之亂臣賊子皆得以慙直自鳴又使忠賢在陛下左右而始不爲孤立是畜豺狼於几席而置蜂蠆於股掌間也豈可不大爲寒心耶且其谿壑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留都藉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攫公帑如龍旗如鶉袋據所頒式樣工料挾要銀五十六萬貢緣之奸黨仗爲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減或多則羣小必向而訴曰曾於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也票擬何

事也宵小且大言無忌敢於玩弄是陛下密遂之處爲忠  
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之知覺也今近而中國遠而  
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璫魏忠賢者是可予奪生  
死人也是得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  
而趨羶逐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  
疆自此日蹙盜賊自此蠶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  
賢一人爲一世釀禍作祟哉惟祈陛下以楊漣一疏逐加  
省覽勅下法司嚴加勘問並查織造各項錢糧有無冒破  
剋減情由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曰研

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聖明英斷並有祖宗三尺在恐  
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小臣不必紛囂  
人情之惶惑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聖天  
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朝野臣民且共欣躍於清明之  
化理矣

子...  
人...  
不...  
...



...

